

时难以如愿。我心中突然有一种久违的落魄感，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经常这样在街头徘徊。身上没有钱，所有的店铺都不敢进去，那时候似乎只有马路才是有把握的，感觉始终处于这个城市的外部，无法进入。

就在这个晚上，城市突然向我呈现出了另一面：如果不能消费，我们怎么把握所在的城市？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还能够说“这是我的城市”？在街头徘徊的时候，城市似乎是一个整体，但是却和自己无关。所有人都是友善的，但他们的生活也与你无关。如果要发生“关联”，你必须采取行动，走进一个商铺，或者走近一个人。

后来我在一家药店门口找到一个长椅。那真是一个温暖的地方，灯光明亮而柔和。药店老板肯定意识到，一个生病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关心的人，他想关心这个世界。长椅的一端坐着一个清洁工大姐，我坐在另一端看书。又走过来一个穿长裙的女孩，非常漂亮，她冲我们两个微笑，然后坐在了中间。她在玩手机，脸上一直带着笑意。几分钟后，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路过这里，那是她的男友。她站起来，蹦蹦跳跳着走了。

这个长椅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体现了城市的内在精神：永远欢迎陌生人，让每一个路过的人能够停留，并且找到进入城市的入口。

的给我们当食物。要知道，这些地瓜通常是喂猪的，可每次我都吃得心满意足，地瓜皮软瓢红，从内到外都甜丝丝的，但又不是冰糖式的那种齁人的甜，是吃完后打个饱嗝都会涌到嗓子眼的美味。这样的地瓜，已经有一二十年吃不到了。从超市里买来的地瓜，在粥里煮熟了之后，入口一点儿味道也没有。它不是经历过日月风雨洗刷的地瓜，不是在土壤里做过美梦的地瓜，也不是母亲栽种的、收获的、煮熟的地瓜。

现在的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有人形容食用到这四个字，“好吃到哭”，一般这样的形容可信度不太高，你若去尝试一下，发现不过如此。真正“好吃到哭”的，还是过去的粮食啊。你去翻翻寓言、贾平凹、路遥的书，那里面有描写吃食的片段，才会让人流泪，只不过，不止是为他们描写吃到好东西时流露的感激而流泪，更是为他们这一代人所承受的饥饿与苦难而流泪。

也有可能，粮食本身的味道并没有太大变化，而是我们的味蕾变了，因为品尝到世间太多的美味，而失去了对粮食的感受力。我们已经不用再闭上眼睛，去体会粮食在舌尖上打转的滋味，如同不用时时回头去翻阅过去那几段食不果腹的历史。我们对包括粮食在内的诸多事物，也不再有那份小心翼翼的珍惜，这样的状况下，粮食的味道能不变吗。

不熟的都会心存疑虑或心存恐惧，也因此时时刻刻在寻求一种“确定感”。
为半饱青春盛食厉兵。人生初启，或平淡，或坎坷，只有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不惧考验，不怕摔打，肯奋斗，勇奉献，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更大的梦想，站上更大的舞台。
强者在雾中找到方向，勇者在雾中奋勇前行。
恐惧和犹豫会影响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多经历一些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静下心来，为不知道与不确定留出空间，让自己潜心思考、用心判断、全心投入，以便更准确地找到人生价值的支点，奋斗前行。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只要我们调整心态，不浮躁、不懈怠，敢于做梦、勇于试错，积聚青春奋斗的力量，也能在窗户上涂鸦出精彩风景，未来回首往昔，定将为自己的青春喝彩。

优美的言辞赞美着他，却让我觉得没有三十多年前在西师礼堂那般亲和平安。2017年4月，叶祥明老师用微信为我发来一段视频，那是盛中国与几位顶尖小提琴和民乐演奏家联袂演绎的《北风吹》，我马上收藏进手机，闲暇时打开，除了欣赏乐曲，还想着看看中国那写满热情的脸庞和他运弓揉弦的敏捷桥接。

前几天，我与年届八旬的叶祥明老师通话，聊到盛中国、陈一强还有母校的其他轶事。她告诉我，当年盛中国演出的礼堂已改建成游泳馆，陈一强老师住过的筒子楼已扩建成医院，短短几十年沧海桑田，各种物质条件早已今非昔比。欣喜之余，我总在想，如今照来攘往的学弟学妹们或许知道盛中国的《梁祝》、《牧歌》、《沉思》，但未必知道，在那些不复存在的房舍里，抚慰过充满渴望的灵魂也浸润着真善美光辉的这些不朽的乐曲，曾经震撼人心地奏响。

# 不动声色

# 城市的人口

“ 在街头徘徊的时候，城市似乎是一个整体，但是却和自己无关。所有人都是友善的，但他们的生活也与你无关。如果要发生“关联”，你必须采取行动，走进一个商铺，或者走近一个人

实是全成都最低的。茶楼里一杯茶要 28 元，府南河边上的露天茶铺要 10 元，而这里最低只要 3 元。在 3 元茶铺 10 米开外的地方，有一家茶铺每杯 6 元，已经是这里的高消费了，那不是因为茶好，而是刚好有两棵大树。

但是这个晚上我不想喝茶，而随着天气渐晚，路边的茶铺里也缺乏可以看书的灯光。比较理想的是找一家咖啡馆，但是穿过两条街道，走了两公里，我才意识到，这个片区竟然没有咖啡馆。在成都的新建社区，到处都是咖啡馆，我家楼下 1 公里内，就有 4 家星巴克，那里甚至成为学生写作业的地方。

茶馆还是咖啡馆，不但是老城和新城的区别，也几乎意味着两种生活方式。喝茶是地道老成都的标志，最繁华的市中心，老年人仍然可以在大慈寺喝茶。人民公园的茶馆，有 80 年以上的历史，民国的时候，那里曾是教师们找新工作

一直觉得，粮食不简单地只是粮食，它们还是大自然的子孙，是有生命的。可如今，不用时时回头去翻阅过去那几段食不果腹的历史，我们对包括粮食在内的诸多事物，也不再有那份小心翼翼的珍惜

“ 一直觉得，粮食不简单地只是粮食，它们还是大自然的子孙，是有生命的。可如今，不用时时回头去翻阅过去那几段食不果腹的历史，我们对包括粮食在内的诸多事物，也不再有那份小心翼翼的珍惜

可惜，这样的米团只有家里最小的孩子才能吃到，我好像只吃过几次就失去了资格。

一直觉得，粮食不简单地只是粮食，它们还是大自然的子孙，是有生命的，在田里劳动的时候，我经常可以感受到粮食的生命韵律，比如割麦子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的麦粒，藏在一穗结实的麦穗里面，剥开来看，麦粒还带着一点点青涩，在凝目观察这些麦粒的时候，总觉得它们像是要急不可待地逃离“家园”，想要在太阳的照射下晒一个肆意的日光浴，要在滚烫的麦场上开心地打几个滚。

过去品尝粮食，麦子也好，水稻也好，玉米也好，都能尝出它们的成长经历，觉察到它们是如何在暗夜中随着“母体”摇曳的，当风暴来临时，它们又是怎样紧紧挨在一起相互扶持的，它们在细雨中聆听骨节生长时所发出的声音，在阳光灿烂的时候随风舞蹈……它们也会相爱吧？两株植物的恋爱多么美好，它们不说话，时

# 为半饱青春盛食厉兵

“ 人生初启，或平淡，或坎坷，只有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不惧考验，不怕摔打，肯奋斗，勇奉献，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更大的梦想，站上更大的舞台

让我有伸手触摸一把的冲动。如真这么做了，却又只是徒劳。记忆中家乡东湖边的晨雾也是如此，若隐若现似幻似真，似轻柔的精灵朴素又美丽，笑迎每个早起的人儿，仿佛一种期盼，积蓄着喜悦，积蓄着激动。太阳在雾后喷薄而出，仿佛一盏心灯，昭示着力量，昭示着希望。

但要真走进这片“期盼”中，在我近 25 岁的年头，面对沿途未知的称许、寄托、考验、失意、收获等，也怕迷了方向，恐因顿迷惘。“他最苦恼的便是没有了方向感，觉得自己像是失了根的浮萍……哦，多可怕的一件事！这个人跨了出

榻的陈一强紧紧握手，左手捧着栗色小提琴，脸庞写满深情问候。另一张是彩色，盛先生身着米黄色西装，依然内衬着白衬衣，一丝不苟地扣好风纪扣袖扣，亦如正式演出一样庄重地为陈一强演奏。躺在病榻上的陈一强老师，瘦削的脸庞斜向演奏家，一双深陷的大眼贪婪地盯着盛先生的举手投足，仿佛想留存住每一个美丽的音符。而且，他嘴唇微微抿开，似乎要与盛先生的演奏作深切的交流……

后来我知道，那天盛先生为陈一强先拉的《梁祝》，尔后是《牧歌》。据现场的黄琴回忆，“当《牧歌》拉出几个小节，我便泪崩了……”挤在陋室里的师生，无一不噙着热泪。

当时，有人把这事当作盛中国到西师演出中的花絮或插曲，但多年来我却一直视为他行走西师的高潮。但他为什么要为陈一强演奏《牧歌》呢？我思忖了很久，并特意听了几次《牧歌》的磁带。那

## 生活

张丰

我们每天都按照固定的节奏在城市生活，有时候会忘记，城市可能有另一副模样。在生活突然改变的时候，环境的不同面向就会呈现出来。

我的生活就发生了这种突变。假期连续七天的大吃大喝，让我对自己的憎恶之情到了一个临界点。突然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告诉朋友们，“未来两个月，我晚上都不想再出来吃饭喝酒了。”

至少从第一天看，我在现实中还要更激进一些，这一天决定根本就不吃晚饭。这样，我约一个朋友晚上见面，就显得有些荒诞。既准时下班，又要错开晚饭时间，我的打算是，走一段路，然后找一个地方慢慢看书等它。

约定地方在成都的西门客站。这里早已不是交通中心，只是保留一个名字而已，但是对老成都来说，这却又是响当当的地名。上世纪 80 年代，这里算是城市的新兴片区，修建了很多宿舍区，而到了今天，却又是名副其实的老城了。从二环到一环，都是整齐而破旧的小区，狭窄而不拥挤的街道。

朋友很喜欢这里，称这里体现了“低端生活美学”。这是开玩笑的说法，但是这里的消费确

韩浩月

我喜欢粮食。经过超市粮食摊的时候，总忍不住要停下脚步，对那些堆放在木格框里的各种粮食打量一番，大米、红小豆、绿豆、花生……有时候也忍不住用大勺子把粮食抄起又洒下，内心忍不住发出一两声赞叹，这是粮食啊！

什么是粮食？粮食就是一口吃的东西，在超市里它是最便宜的售卖品了，消费者脚步匆忙地奔向花花绿绿的货架，没几个人愿意在买粮食时多花几分钟享受这个过程。

粮食买回家，用电饭煲煮熟了端上桌，孩子不爱吃，对他生气也不行。自己把碗端过来装作很饥饿的样子扒拉几口，也产生了疑惑，怎么不再是童年吃的粮食味道了？粮食的那种独特气息怎么消失了？粮食怎么只是有了“食粮”的功用，原来承载的那些由香味、自然、情感等元素构成的滋味为何不见了？

我的记忆里，储藏着粮食的味道。童年时一个大家庭用一口大铁锅做饭，半锅的水抓一把大米扔进去，快熟了的时候再浇一瓢磨好的豆浆进去，煮沸腾了就是一锅稀粥，那碗稀粥的滋味已经是不错，但粥锅里的布袋捞出来，才是真正的美味，因为布袋里装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米团，用小勺勾挖一小口放进嘴里，大米与大豆融合后的香味直冲鼻腔，经历过柴火的煎熬之后，米团的糯软通过舌尖一直传递到内心深处……

第二天暮黑，也就是 1984 年 10 月 20 日晚上 7 时，我陪晓林兄凭票进了学校礼堂入座。礼堂一如往日的简朴：左右两侧各三角双开的大门，四壁是抹过石灰的砖墙，没吊顶，仰头数得清一架架人字形的屋梁。门多且没有关严，漫进的微风抚摸着台上几盏泛黄的白炽灯有节奏地荡漾，颇像秋千般起伏。

胡若晗

这些夜班的凌晨，手指来回摩挲书本的页脚，等待着睡意来袭。想起去年还与朋友说笑，自己恐也没法逃过“坐不了冷板凳，耐不住寂寞，读不了原著”的“青年退氓”，如今正不知不觉适应这昼夜交替的工作规律，就这么守着、记着、写着、跑着？焦虑的心神渐渐安宁，为找回节奏自在起舞，为半饱青春不留遗憾！

脚边的窗子结了层稀薄如纱的水雾，耳边还有墙壁后体育部同志们熬夜关注世界赛事的声响，朦胧中不时传来的欢呼声也为空旷安静的值班室增添了几个别样的情绪。这时候，窗上的雾花便会幻化成白牡丹、结了霜的森林、森林中踩着树叶的小鹿和鹿角上临时停歇的蝴蝶。报刊楼还亮着的办公室成为雾色中的点点明星，光恰似水。暂时结束工作，感受着这一切，走进惬意而耀眼的梦境。

次日拂晓阳光洒下，雾色感觉近在咫尺，总

下演奏。

第三天，盛中国走了，离开了西师和北碚，以他为由头的音乐会似乎也顺利结束。但他这次的行走激起的涟漪还在荡漾。过不两天，校报登载一篇报道，让全校师生啧啧赞叹。

如果现在还原，应是这样的情景——十月二十日的首场演出结束后，许多学生上台簇拥着盛先生签名。政治系大二的黄琴同学也在其中，但她不是索要签名。她是想恳请盛中国做另一件事。教她政治经济学的陈一强老师，年仅 23 岁，不幸肝癌晚期，坐卧艰难，但极其渴望目睹盛先生的演奏。黄琴将这层意思忐忑地向盛先生表达后，盛中国没有半点犹豫，立马答应第二天下午到陈一强老师居住的筒子楼宿舍专门为他演奏。李蓉同学前几天用微信发给我的两张照片，即是 34 年前的 10 月 21 日下午那场特殊的专场演奏的真实记录。照片一张是黑白，盛中国神色庄重，与斜卧病

往事

任光明

从小到老，几十年从没触碰过一件乐器。五音不全，连简谱都不识，朋友们讥笑我是一个十足的音盲。插队落户时，同生产队的两位插友一个会吹口琴，另一个会吹竹笛，常常让我羡慕和佩服，自嘲自己没有一点音乐细胞。

2018 年 9 月 7 日，从新闻中得知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先生不幸逝世，先是愕然，继而在惋惜之余老想着该写点什么文字。

一个大山里的音盲，能为素昧平生的音乐大师写什么呢？

我踌躇了好几天。过几日，李蓉同学从微信上发来两张三十四年前的照片，才让我将三十多年来关于盛中国及音乐等一些往事作一番思索和梳理。

三十多年前，我就读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虽说重庆曾为抗战时的陪都，北碚也为当时许多文人墨客荟萃之所，但我们入校时一切都展示出那个年代最具特色的四个字“百废待兴”。单说文化生活，简陋的学校礼堂偶尔也放一放老掉牙或不咸不淡的电影，但时常门可罗雀。而电视呢，我们政治系还有中文系、历史系居住的桃园舍区，只有周末才会在宿舍间的空坝摆一张木桌再搁一台厚实笨重的黑白电视机，供血气方刚的莘莘学子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射雕英雄传》、《霍元甲》等武打片，尽管荧屏常飘荡着漫天雪花。

一九八四年的国庆刚过不久，校园还沉浸在举世瞩目的国庆大阅兵的喜悦之中，桃园那壁常贴满五花八门各类消息通知的信息墙上，又添了一纸广告：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先生莅临西师演出，票价一元，地点在学校礼堂。

当晚，去还是不去看演出，便成为我们 512 寝室的中心话题。我的上铺晓林同学入学前就是内江地区文工团的台柱子，话剧舞蹈都很出色，对此自然倾心，一再鼓动我们“机会难得，机会难得，大师级的演出，就是在北京也不一定有这机会”。身坯富裕脸庞椭圆眉毛粗黑的“熊猫”同学，素来对音乐舞蹈不感兴趣，操着浓重的川南口音摇头调侃：“小提琴？听都听球不懂！还一元呢，买三份荤菜还要剩一毛！”

争论无果，但我还是迎合了晓林兄的鼓动。大师不大师与我无关，我只想开一下洋荤，亲眼见一下沙坪坝青木关出生的大师级狠角色怎么弄响乐器。之前，我在山洼里的家乡小城曾见识过一次小提琴演奏。说来寒碜，我那镶嵌在崇山峻岭里的家乡，公家私人都没有一架钢琴，乡下人把剧团的手风琴叫做手风包，拥有小提琴的人更属凤毛麟角。偶有少男妙女辗转借一把提琴摆 pose，留一帧照片则属时髦之举，至于拉出拉不出曲子则是另一码事，反正照片不会发声。知青下乡后，有从重庆来的女孩会用脚尖跳舞，自然成为每年县里文艺调演的保留节目。我见识的小提琴独奏，其实是作为知青表演革命样板剧《白毛女》选段《北风吹》用小提琴独自伴奏。演奏者是我们县的小提琴翘楚。不知是剧场太過嘈杂还是麦克风拉拐，琴声始终飘若游丝，时断时续，听不出所以然。更让人同情的是，演奏者满头大汗，紧紧夹住琴身，无论揉弦运弓都十分僵硬，活像要从琴弦上硬生生挤出一个个音符。

第二天暮黑，也就是 1984 年 10 月 20 日晚上 7 时，我陪晓林兄凭票进了学校礼堂入座。礼堂一如往日的简朴：左右两侧各三角双开的大门，四壁是抹过石灰的砖墙，没吊顶，仰头数得清一架架人字形的屋梁。门多且没有关严，漫进的微风抚摸着台上几盏泛黄的白炽灯有节奏地荡漾，颇像秋千般起伏。

开演了。先是暖场的歌舞，台下观众无动于衷，依旧大声摆龙门阵、喧闹、磕瓜子剥花生，弥漫着浓酽的嘈杂。晓林兄不禁有些忿忿然：这哪是听音乐的场所和氛围嘛，像乡码头赶场坐茶馆！

漫长的无聊的等待之后，盛中国终于在我们心里的千呼万唤中出场（那时还没人使用“闪亮登场”这个词）。没有聚光灯追光灯之类的刻意营造，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出场音乐，他平和得就像平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但瞬间，喧嚣嘈杂消失了，一片清风雅静。

很快，演出结束了，我和晓林兄返回桃园宿舍，他一路上不停地赞叹“精彩、太精彩了！”我的脑海，始终还跳跃着那动人魂魄的旋律。不懂音乐的我，迫不急待地铺开纸笔，给远在家乡的朋友写信，让他分享我的感受和激动。也正是这位细心的朋友保存了我当时的信笺，才让这许多难堪的文字不致散佚。

“压轴的盛中国，身着青色的燕尾服，微笑着走上舞台。内衬的白绸紧身衫胸前缀着两道花边，昂着头，神情自信，一副贵族或绅士的庄重和风度。亮相之后，他先拉了一曲《沉思》。这曲子我曾听过唱片，但从没听’，更没沉’。盛先生的演奏使我明白了何为‘沉思’。他胯下横横地斜着栗色提琴，闪烁着金黄的光斑。从琴弓一运行，他明亮的双眸就一直紧闭，仿佛将自己的全部心绪都融进梵阿玲的音箱，然后再浑浑厚厚地飞进空中。在沉思的旋律中，大地在积蓄岩浆。深遂的沉思，已经汇集了一个时代至少是几十年的能量，融合了我们曾经艰辛、曲折但充满希望的历史。我眯着眼睛听。吧吧风云的英雄豪杰，变幻莫测的过眼云烟，还有人世间悲欢离合，以及那撼动心灵的霹雳，喁喁亲密的私语……，都仿佛聚集成奔腾的激流冲刷洗涤昏睡的靈魂。”

……

承着这份感动，次日我再次放弃三份荤菜，又买来去看了一场。依然激动不已。遗憾的是学校礼堂后侧的三扇大门紧都一排教工宿舍，仅一步之遥，不知谁家收视足球比赛，雄纠纠硬梆梆的足球解说时常窜进礼堂，三不两时将盛先生的演奏搅上杂音。我几次发现他为此无奈地苦笑，但却没停